**莊萬壽---推動台灣文學文化運動與籌設台師大台文所 長榮台灣所之歷程**

2014.12.23 莊萬壽校正  刊載<<台北文獻>>

    我感到很安慰，中生代的各位，一代一代愈來愈勇，我對你們有所期許，也充滿感謝。

  壹：台北殖民文化與文學                                                                  先談一下有關臺灣文學跟台北的關係，臺灣現代文學，是在日本統治期過了一半之後才出現的。那時20年代人口，臺北廳是為29萬人，全臺是303萬人。約百年後的現在新北市 、臺北市，則占了全臺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雙北資源當然豐富。不管中南部的人如何打拚，現在整個經濟的趨勢，誘導著臺灣文學的人才往北部集中。日治時期早就一樣，縱使很多重要人物不是臺北人，如臺中林獻堂，宜蘭蔣渭水等等，但[文化協會]還是在臺北成立了。又雖然說當時中南部有《南音》、《臺灣文藝》等刊物，但日本人西川滿辦的《文藝臺灣》在臺北，臺灣人張文環辦的《臺灣文學》也是在臺北市。故雖然中南部的文學力量龐大，但整體的文藝活動已經有臺北化的趨勢。臺北市是殖民統治者同化臺灣最先開始的據點，包括語言、文字、意識形態、認同等等，都是從臺北市先開始。本土文化快速的日本化、中國化都是從臺北開始的。統治階級殖民文化核心在臺北，左右了文學的發展。

台北的台灣師大國文系，是國民黨在臺灣推動中國語文教育的大本營，最多有一百位的教師，學生則有一千多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中文系。師大長期最保守，黨化教育最深刻 但時間會抗拒它的保守性，在現在臺灣的中文系當中，師大反而是臺灣理念最強的系之一。1993年我在國文系務會議提案， 好不容易的首次開設了[台灣文學]選修課， 由剛畢業的許俊雅博士任課。但是與眾多的中文系一樣，迄今猶是殖民體制下的語文文學教育

理論上，若台灣能貫徹教育文化的主體性，台灣人能在生活中實踐自己的語言文化。改革語文教育，設立[語文]課、語文系， 改中(國)文系為華文或漢文系，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的語文教育，是一貫地欣賞與學習具有臺灣主體性的文學(台灣中國與世界)，那麼未必要設臺灣語文學系所。如有正常的歷史系，不必然要有台史系。然而此路不通，台灣要有本土文學文化的系所，更要有本土文學文化運動。

貳：推動台灣文學文化運動的起點 ─ 台師大人文中心

現在談2003年我籌設臺師大臺文所之前，所推動的臺灣文化、文學運動。1987年解嚴後，還很緊張，我即以師大國文系教授和真名開始寫報紙雜誌政論文論，且不說。1993年師大選出呂溪木校長，他有本土理念，找我當[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一級單位），我去了之後，就全力爭取財源，擴大夜間的進修班。當時大家認為臺北縣長尤清在教育改革非常成功，我是幫他的六個教育顧問之一，臺北縣很早就有小學臺語教學，因此我就建請臺北縣的老師輪流來師大人文中心，修有關臺灣文學、歷史、文化的課程，這裡頭很重要的包括臺灣文學。呂興昌最早開始教臺語文學，可能就是在師大；另外還有李喬、鄭清文、李魁賢、李敏勇、趙天儀、陳萬益、楊青矗、阿盛、林燿德等人都來開課，非學院派的作家以及許多藝術家成為師大老師。教歷史的李筱峰教授後來說:人們會以教過師大人文中心為榮。1994年我也是阿扁市長的市長顧問，有機會爭取師大人文中心，能夠辦理臺北市教師的講習課程，這些全部是台灣本土文化相關的課程。我在人文中心進修班和教師進修所該開的課程，臺灣文學與歷史份量極大，直至1998年7月我辭中心主任職為止，有的仍然繼續開。

另外，我為人文中心開啟駐校作家的制度，名稱叫做「人文講席」。從1996年開始，一場演講提供演講費一萬元，一位三場。第一位我就請李喬，第二位找柏楊，第三位就是鍾肇政，還有陳千武、葉石濤、李天祿、廖瓊枝、李魁賢等等，是以作家為主的多元性的講座，每一場，都擁進校內外聽眾，講廳座無虛席，我記得陳映真來過，與我談過一次話。演講都拍攝成影帶推廣。國文系的目標是要發揚中華文化、民族精神，人文中心本來也是在做中國語文教育研究，但我到了人文中心之後 ，就改掉整個中心章程，目標是發展臺灣文化、文學。另外我還鼓勵學生，設立本土社團，設歌仔戲社與布袋戲傀儡戲團，將其引入師大校園演出。又設置[臺灣文化獎]的論文獎，鼓勵大學部學生研究生投入臺灣研究，前幾名的論文就印成《臺灣人文》，一共出了7、8本，連耶魯大學都曾經來信要書，這些都也是台灣校園的創舉。

　　  參：建構「臺灣學」

建構「臺灣學」，是我最大的願景，首先要將台灣研究推向國際。人文中心創辦大型國際會議，提供機票、飲食住宿、來吸引外國學者，投入臺灣研究學術的領域。1994年12月辦了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會議」，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地理、文化、宗教等議題，一共錄選了58篇論文，兩天的學術會議，每一天同時五個場地召開，經費充足，校內師生及校外人士教師一千多人次出席 ，這是台灣的大學校園中第一次台灣研究的國際會議。我發表〈臺灣文化理論的建構〉，可能也是臺灣的首論。當時我就提出師大要培養中小學的母語師資，台灣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系所。呂興昌教授跟我說:我是在辦運動!他來參加這場會議後，他全心投入臺文的教學與羅馬字的研究。第二次是在1995年4月，主題是[臺灣文學與社會]，也是舉行兩天會議，日本、韓國、歐洲等地的學者都有出席。藉由國際會議經驗的累積，我要建立起臺灣學（Taiwan studies），藉由國際會議和其他種種學術研究藝文活動方式把它炒成熟。如1995至1996年獲得[蔣經國基金會]補助大型研究計畫，和日本中國美國國際合作編纂<<台灣文學書目>>還有無數學術活動與出版品。

    尤其是我先撰寫計劃、尋找撰者、發起編纂的第一部台灣百科全書《台灣文化事典》。這本書經1998年接我的溫振華、林礽乾中心主任的繼續努力。2005年新書發表會，黃光彩校長主持，杜正勝部長來賀。台大人說:這部書怎出自師大?台灣文學條請陳萬益教授負責， 我寫部分文化條外，始終協助並參與全書最後一字字的總審查 審查還有張炎憲教授，又懷念起熱心的王世慶前輩。兩位的精神，永存此書，遺澤後人。

   2005年後，我到了長榮大學任教，此後[台灣文化國際研討會]便由長榮跟師大台文所合辦。第六屆，主題分別是[臺灣文學的大河]，以及[流行文化]。第八屆是[文學景觀 文化翻譯 語言接觸]，明年（2015）要辦第九屆了。[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從校園全力推展全民台灣文化運動，為台灣文化史寫下璀璨的半頁，當時的伙伴有鄭瑞明、陳憲明、顏瑞芳、賴貴三、許俊雅等教授以及鄒芸芸 、林宜靜小姐， 真感謝他們。

      肆：首次申請師大[台灣文學系]被阻擋

師大人文學科在台灣有其龐大性及重要性，在各個領域，不管是歷史系、地理系或教育系，都有本土研究的傑出人才，設立臺灣系所，是形勢所需，刻不容緩的。

2000年5月政黨輪替，臺灣本土教育的束縛，逐漸解放，教育部開放大學本土語文系所的申請。

我即籌劃申請「臺灣文學系」這個極艱難的工作，它必須先由教師眾多而又保守的國文系系務會議通過，再送文學院通過……再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過去真理、成大設台灣系所，是校長有意推動，校內沒有什麼問題，而師大是只有我一人從下而上爭取。以「臺灣」為名，要在師大增設新系，簡直與虎謀皮，談何容易，左獨的我是國文系與師大的異端，主倡拆蔣像、查四六事件::幸能長期被選為校務會議代表，甚至為常設委員會委員。事在人為，我請姚松榮與許俊雅兩教授參與，不容諱言 我們一向在系有國科會學術表現的優勢，我還是中學國文教科書主編，發言獲得尊重。難能可貴的是我說服了國文系傅武光主任與文學院蔡宗陽院長他們的支持，我說空間與員額，我自己負責處理。2001年初「增設台文系計劃書」，沒有經過系、院會議，逕轉校方，否則國文系若以「重大事務」處理，要三分之二才能通過，那麼台文系永世不能超生。不幸的，也不大意外的在「發展會」被王仲孚教授若干人給擋掉了，理由是中學沒有台文課，學校也無空間。王教授曾對英語系開「臺灣南島語言」課，指稱就是搞台獨。老天!這是黃美金教授、師大學發長最早曾在我人文中心開的課。

2000年8月成大臺文所招生了，而2001年7月北教大臺文所，教育部通過也准次年招生。原來，我在申請師大的同時，年輕的陳玉玲教授，剛進國北教文語教系專任，我再三鼓勵她為北教大申請， 我當她申請的人頭，因我怕師大被自己擋 ，北教大就可以補教育部放出一校的空缺。她在系主任張炳陽教授支持下，果然搶下了公立臺文所第二名，眾所矚目的師大，校方自甘棄權。最傷心的是2004年陳玉玲教授英年病逝。

伍：[臺灣文化、語言、文學研究所]的成立

接著，我在師大改變策略，放棄需要大空間的學系，改為申請我們三人專長的「文化、語言、文學研究所」，有科際整合的功能，也強烈期待未來可以成立「臺灣研究學院」，我曾問歷史系本土教授，是否也要參與，則取名「臺灣文化研究所」，下分四組，但他們說歷史系課程，臺灣與中國、世界史鼎足而三，不必單獨成立（後來亦成立了）。2002年2月28日，我提出計劃，2002年一年，我擔任「臺灣教授協會」會長，我是有些擔心影響申請設所，3月我推動〈反對開放8吋晶圓〉大遊行，我擔任總指揮，站在前導車上，電視Live，我是師大最敏感的人物，學務處轉告：「國文系莊萬壽帶大隊遊行示威」，引起轟動，但對我無可奈何，訓導員是系裡汪中教授的夫人向我說:「電視上是你嗎?」我回:「正是我!」。台教會會長居然出自於中國文化最強的師大國文系。

[申請增設研究所計劃書]，如去年一般直送「發展會」，蔡院長請我到會中說明，我只請院長轉達我的話：「成大成立了，北教大成立了。台大、政大也要申請，臺灣研究已是大趨勢，教育部要送員額，師大又有人才，是否要放棄這個領域與資源？」，我對去年被該會擋掉極為不滿，終於通過送教育部，當時無心回歸臺灣本土教育的曾志朗部長，被黃榮村所取代，新部長方向不明，本土社團對教部增設臺灣研究系所的態度憂心，4月18日[臺灣教授協會][南社]等代表求見黃部長，我與曾貴海醫師等人與部長、次長對談，請求對夠水準的新設系所放寬，不要限制一年一系所，這是關鍵性的會談，大抵在2005年，我創長榮大學臺灣所這年之前，台灣公私立該成立的人文系所都招生了。

陸：開學前三天才有教室，曹永和院士上第一堂課

2002年7月教育部核准台師大「臺灣文化、語言、文學研究所」，2003年碩士班招生10名。11月28日簡茂發校長任我為籌備處主任，我開始執筆擬訂計劃 ，並主持了多次多人的籌備會議：課程設計、師資延聘、所內規章、招生事宜都是公開討論，眾人決定。當然我堅信要能建立公平健全的制度，聘請傑出師資，維護一流的學術水準。招生是早年國文研究所的噩夢，臺文所命題25%所內命，75%所外命，每年換人。為開拓國際視野、提升英文能力，「西方文化理論」與臺灣文化、語言、文學導論四科並列必修，我敦請從未在外兼課的廖炳惠教授擔任。

2003年4月分三組招生，媒體披露是:全國第一個整合型的臺灣研究所，新生極為優秀。8月1日我調離國文系，為臺文所第一任所長。8月22日新生訓練，請了兼課的院士級老師曹永和、趙天儀、鄭良偉……諸位出席，次日[自由時報]稱曹老為「鎮所之寶」，(惜今2014年已歸道山)。然而9月8日要開學了，臺文所還沒有厝，沒有家。

半年多來，每日使我心煩難眠的是臺文所沒有空間，無教室無辦公室，我來自國文系，本講好不可能給，但台文系屬文學院，新任院長豈止不理而已。各單位都是本位主義 即使有多餘空間也不肯讓出。我單人匹馬不斷找校長，校長也不敢決定，後來總務處發見國語中心博愛樓10樓有4間小倉庫，9月3日「空間協調會」校長主持 正式決議撥給臺文所，但該中心居然遲不交鑰匙，我宣布:開學日與上第一堂課的曹永和院士將在校門口上課，並召開記者會。9月5日禮拜五才拿到。

9月8日拜一上午9:00曹老背著雙帶書包，第一次到師大教課，在簡陋的「小教室」，我旁聽三小時， 陪他下樓，送他坐Bus回家，這是永遠難忘的歷史時刻。第一年兼任的名師還有張炎憲教授 不幸亦隨曹老之後過身，我極悲痛。

柒：籌設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

開學前我設計了「翠島蒼波」綠[台灣島]與藍L C（語言、文學與文化）[波浪]的圖騰、徽章，以及「臺灣、協力、博學、創新」的「臺文所精神」。

11月15日才正式掛牌儀式，貴賓雲集，結束接著開一天的「本土教育規劃與展望研討會」。

2004年1月，我辦延退一年，希望所長任滿一年能夠建立制度。這同時，臺灣長老教會的長榮大學要請我至台南，籌建「臺灣研究所」，而教育部又找我要師大臺文所主辦「臺灣人文學門系所之現況與展望研討會」，欲提供本土教育政策的參考。7月底，我離開任職35年的師大(延退只半年)，到長榮大學，這個會由接任的姚榮松所長主辦，再請清華、長榮協辦，我早就想到臺灣人文系所教師、學生要相互合作切磋，並組織起來，我構思組織「臺灣人文學門系所聯合會」、「學生會聯合會」。

2005年1月8、9日，一天半的「人文學門」會，我首場「專題演說」〈系所發展的理念與策略〉，由曹老主持，我強調人文學門是用以創造文化傳統與國民意識，要建立臺灣史觀、方法學、文獻學。9日下午我集12位教授開會，推鄭邦鎮為主席，討論籌設「全國大學人文學門系所聯合會」以及「臺灣研究學會」，會後也準備了「聯合會」申請社團登記的資料，奈何我南北奔走， 心餘力絀，這個聯合本土師生的組織，遂胎死腹中。

其實早在2000年11月我曾替長榮大學研發處設計申請台文系，惜校內未通過。2004年再到長榮大學申請「臺灣研究所」也非順利，幾度申覆後才通過，2005年初招生，8月正式成立，推薦鄭瑞明教授擔任所長，研究所偏向區域、族群、歷史、文化研究，成績斐然。而[臺灣文學]開課亦始終不斷，由林瑞明教授開始教學，至今陳萬益教授已近十年，長榮台灣所已是南台灣台灣研究的重鎮。

    我有中國文學史的論著，欲沒有臺灣文學史，我如一隻胡蠅，飛入大時代殖民至本土的空間中，撞上了臺灣文學，胡蠅不免要發聲，是無知，抑是胡言？（完）